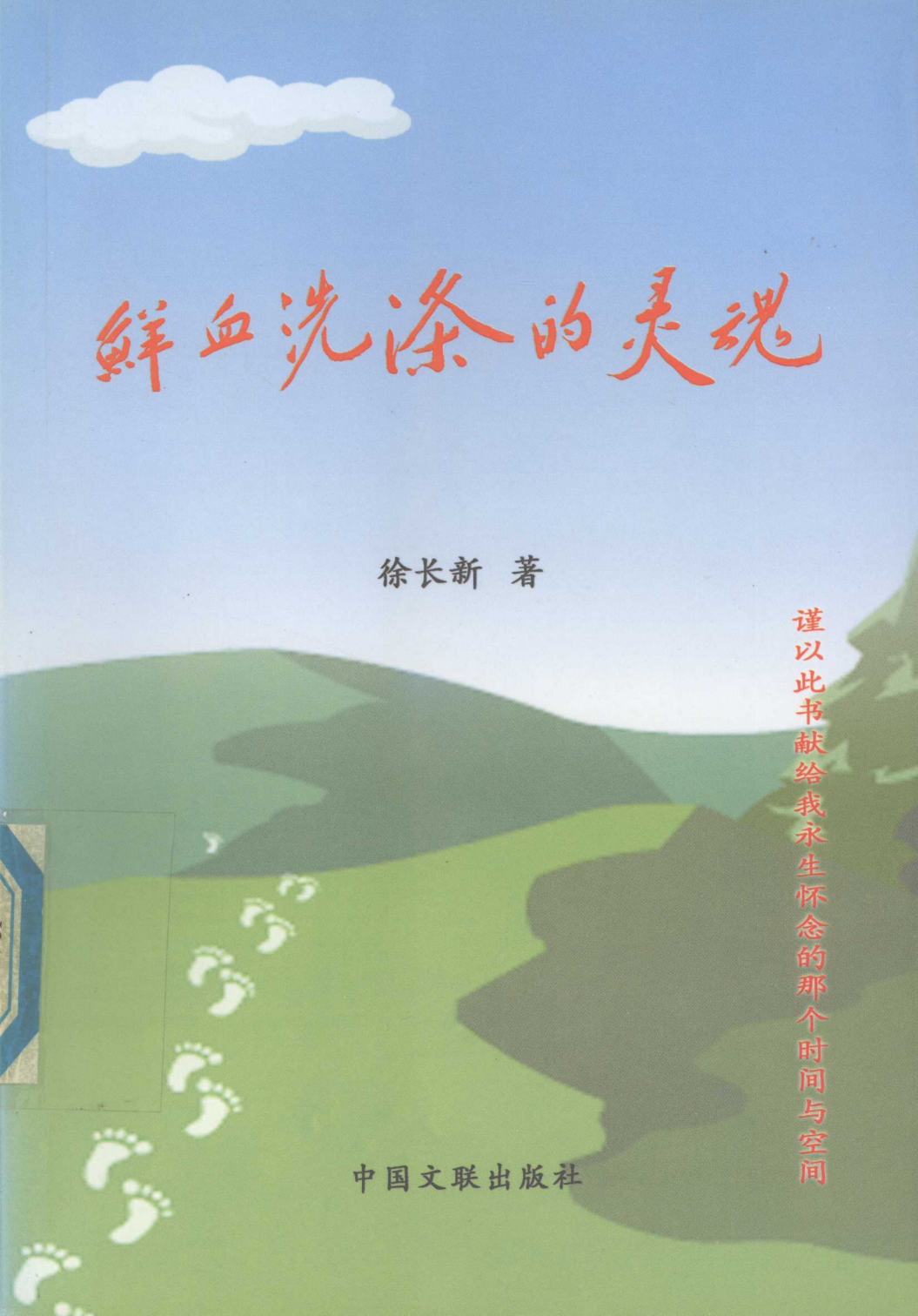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鲜血洗涤的灵魂

徐长新 著

谨以此书献给我永生怀念的那个时间与空间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247.5
2-81

鲜血洗涤的灵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鲜血洗涤的灵魂/徐长新 著

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.1

ISBN 7-5059-4752-4

I. 鲜… 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II. 12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1283 号

书 名	鲜血洗涤的灵魂
作 者	徐长新
出版策划	语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www.yulinwh.com
	电 话:0755-27965968 27965958
地 址	深圳市宝安区公园路东三巷 7 号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责任编辑	洛客
封面设计	陈约峰
印 刷	山东红旗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	400 千字
印 张	13.6
版 次	2006 年 1 月第一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0001—1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752-4
定 价	39.80 元

引 子

江洪棉纺厂的工人们，毫不夸张地在社会上吹嘘：“我们棉纺厂除了爱人不发外，什么都发！”“我们棉纺厂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初级阶级，没有各尽所能，也能实行按需分配！”有的工人则吹得更绝：“我们棉纺人什么都差，唯一不差的是钱！”

工人们的说法有几分道理，现实让他们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“乌托邦”社会模式。

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，广袤的神州大地上突然冒出了一个畸形的经济怪胎。围绕着“棉纱”这个最简单最普通的商品，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恶性竞争。由此及彼，持续十年之久的棉锭大战、棉花大战、棉纱大战，烽火连年，跌宕纷呈，一直蔓延到九十年代中期。形成了席卷全国的“棉纺热”浪潮，依附这种浪潮衍生的是棉纺行业的“泡沫经济”。不管质量如何，只要是叫做棉纺设备，就有人要。不论等级与品质，只要是棉花，就有人抢。棉纱更不用说了，人们戏称连棉纱仓库里的灰都有人排起队抢购。江洪棉纺厂就是在棉纺热的浪潮中膨胀起来的。它由二万锭猛烈地扩张到十万锭，仅仅用了三年时间，很快成为江洪市的经济暴发户！厂里有了用不完的钱，陆续办起了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子弟学校、医院、宾馆、酒楼、商场、影剧院、俱乐部等，门类众多，功能齐全。人们形容棉纺厂只差一个火葬场，就是一个万事不求人的城堡了！棉纺人的日子确实过得特滋润，工资

月月提前发，一年发 15 个月工资。奖金人人有，连休假的工人也不例外。福利平均摊，不分什么特殊照顾对象，连肉食、禽蛋、蔬菜、水果、食油、米面都一律按人头免费发放。

正当棉纺人沉浸在幸福之中，进一步憧憬着更加的美好未来时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无情地扭转了这种局势，仿佛只在一夜之间，江洪棉纺厂从棉纺热浪潮的巅峰上狠狠地摔在了地下！摔坏的当然是商品，是商品生产者。

变化太突然了！如江河直下，一泻千里，棉纺人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。1989 年上半年，各种棉纱价格疯狂地攀升到近天价时，抢购风潮呈现空前绝后的激烈。转瞬之间，棉纱变成一钱不值的臭狗屎，企业跌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。到了这年的七八月份，严峻的局势进一步恶化。棉纱出口遭遇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的抵制，国内外客户纷纷撤单。棉纺厂成了令地方官员头痛的亏损大户。

江洪棉纺厂挪动着艰难的步伐，艰难地步入了九十年代。

第一章

1

江洪棉纺厂是个上万人的大型国有企业。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,二年多的时间内,竟换了三任厂长。厂长的更换频率之高、任期限时间之短,世所罕见,真可以申请世界吉尼斯记录。

走马灯似的更换厂长,对处于困难时期的棉纺厂来说,无疑是雪上加霜,难中添乱,促使本来就濒临倒闭的棉纺厂,进一步走近了全面崩溃的边缘。

然而,这三任厂长不换不行吗?

先说第一任厂长刘正兴。原本是厂里的常委副厂长,觊觎厂长宝座由来已久,在前任黄厂长要走未走之际,他使出浑身解数,展开了猛烈攻关。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,终于如愿以偿,接下了已露败相的棉纺厂这付沉重的担子。黄厂长荣升为市纺织局当任局长的同时,他也被市委组织部任命为棉纺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。

踌躇满志的刘厂长,应酬完上任期间的热闹场面后,躺在办公室的大班椅上突发奇想:生命是什么?生活是什么?他心问口,口问心,自问自答。生命!就是过程,有始必有终,凡人伟人无一能够幸免。生活!它的全部内容就是财富加感情。当人不需要这些东西时,他就到了寿终正寝之时。生命是生活的载体,生活是生命的价值。它们同时作用于人,鞭策人永不停息地去奋斗,去追求,去享受。直到临终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,也不肯放弃。他反思自己,不惜一切代价争得了厂长的位置,成为了棉纺厂的主宰,究竟是为了什么?难道是图厂长的虚名吗?棉纺厂是个烂摊子,帐上的利润是靠玩弄数字游戏虚撑起来的,潜在的亏损十分严重。凭自己的能耐,肯定难以救活棉纺厂!况且他的潜意识里,根本没有救活棉纺厂的打算。棉纺厂的生死存亡,他认为这不是需要担忧的事。反正前面有人做出了样子,数字游戏人人都会玩。干部出数字,数字也出干部,不玩白不玩!如果官运好,棉纱市场又像八十年代那样发烧,棉纺厂自然能够重现往日风光。假若碰不上这样的机遇,那只怪官运不佳,人又何

以奈之呢！这些问题他虽有所考虑，但考虑得不够激烈。他考虑得最多最激烈的，还是为了爬上厂长的位置，他所付出的成本如何收回来？而且，还要在此基础上，如何享受人生。

刘厂长掐着指头算细账，为了得到厂长位置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，是整整花费掉20万元。打通关节，疏通渠道，排除阻力，他不得不咬紧牙关，拼命地用钱开路。这笔巨大的资金，绝大部分不是自己的。他仅有二三万元钱，其余的钱，找亲戚朋友借了一部份，利用常务副厂长的职权占了一部分，还挪用了厂里公款8万元。他心里明白，无论是借的还是挪用的，都是一律要还的。除了金钱债外，他还欠下了大量的人情债，大力提拔他的领导，替他抬轿子一班兄弟，还有指望扯着他的衣角往上爬的追随者。这些，都是一一要回报的。难怪说屁股决定脑袋，既然屁股坐到厂长这个位置上来了，脑袋就要围绕这个位置转。厂长不是终身制，更何况像棉纺厂这样的烂摊子，唯有速战速决，尽快扳本盈利，才能适时抽身。

短暂而激烈的厂长位置争夺战，使他体会到不亚于美国总统的竞选。美国总统的竞选是长时期的，是公开的，经费是由财团赞助的，但争夺厂长位置则是短暂的，秘密的，花费的钱全由个人掏腰包。仔细想想真像是赌博，但又不完全是赌博。真正的赌博赢了，钱财马上兑现。争夺厂长位置，仅仅是赢得一个机会。你要避开法律和制度，巧妙地运用你手中的机会——权力，捞回成本，获取暴利，全靠个人的作为了！

真不该责怪老百姓。每逢新老厂长交接之际，工人们总是起哄，议论纷纷。他们总是说：走了一个肥的，又来了一个瘦的。瘦的养肥之后，再又来一个瘦的。循环往复，就是金刚打造的企业也要跨掉！所谓肥瘦，无非指厂长的私人腰包而矣。

刘厂长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决定在供销、财务、基建、人事这几个至关重要的部门全面插手。大权独揽，小权不放，一切权利归厂长。没有个人利益的事，坚决不办。他制定了一个计划，争取一年时间里收回成本，还清债务，略有盈余。第二年填满腰包，攒足后半生吃喝玩乐所需要的钱。第三年嘛，当然要撤退了。对于棉纺厂的生死存亡，他也有个足够的估计。就这么二三年的时间内，不抓紧不行。

心里有了大目标，行动起来就什么也不管了。凡是有求于他，无论公事还是私事，必须有红包开路。时间长了，便形成了规矩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亲自清点红包金额，后来接的多了，思想上也麻痹了，连数量也懒得点，整包整包地丢给

他老婆。害得他老婆有时候一天要跑七八趟银行，还要编造假名字存款，真是累死人！

90年底，刘厂长东窗事发，锒铛入狱。厂长职务给撤掉了。

第二任厂长万南，他是纺织局副局长下派来棉纺厂当厂长的。上任伊始，他吸取前车之鉴，保持廉洁，力戒腐败。送给个人的礼物和红包，他不是当面拒绝，就是事后交厂纪委登记。他工作大刀阔斧，敢抓敢管，棉纺厂的局势一度得到稳定。

也好像活该出事，眼看到了91年的年底。元旦、春节急需大量的资金。而且有不少债主摆出拼命的架式追债。财政、税务、银行等有关部门也派人赌在他办公室里要钱。情急之中，他和主管财经的副厂长王得山商量，决定去找他们的开户银行即工商银行贷点款子，渡过这要钱的劫难。晚餐前，他和王得山一道出发，请工行的叶行长、杨科长，至市里最豪华的雅园大酒楼赴宴。在他俩真挚的感召下，叶、杨二人勉强点头同意赴宴。他们四个人要了个大包厢，山珍野味自然是摆满了桌子。为了讨吉利，这桌酒水额定为4888元。

酒至半酣，年青的杨科长提议，莫负良宵吉日，在小范围内搞点娱乐，助助兴。王得山立即照办，他跟万厂长招呼了一下，还未等万厂长明白过来，已经叫进四个花枝招展的小姐，分配给每人一个，陪伴他们喝花酒。食色，性矣！酒助人兴，人借酒兴，四人宴会，一扫刚才的冷淡，顿时热闹起来。叶行长老练地搂着一位小姐，一把拖进怀里，嬉笑逗闹。其他人也各自用动手，寻找两刺激。

身着低胸开口吊带裙，裸露半乳的田小姐，缠上了万厂长。先是用洋酒白酒对他进行狂轰滥炸，乱了他的心性。接着又用软如温玉般的肉体，贴身对他进行磨擦，撩拨他的欲望。他乐已忘忧，一时堕入五里云中，飘飘欲仙。

“请万厂长跳支舞吧！”田小姐亲昵的对万厂长说。田小姐的说刚出口，马上获得了叶行长、杨科长、王得山的喝彩。叶行长还特地说，万厂长不下舞场，他们也不下去。万厂长知道叶行长是江洪市有名的舞林高手，自己不下舞场在其次，关键是不能扫了叶行长的兴。他牵着田小姐的手，在叶行长等到人的掌声中，款款而下，走进了酒桌旁狭小的舞池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其他三个人分别派对，下了舞场。

万厂长很兴奋，田小姐比他更兴奋。主动用双手吊在他的脖子上，一对喷欲薄出的丰乳，露着肚脐眼儿的小腹，双双抵着万厂长的胸部和腹部。虽然隔着一层纱衣，朦胧的感觉更令人心旌摇动。他真切地感受到她青春的活力和美妙。顿时，激情布满全身，每一个细胞都在扩张，每一根神经都在过电。他和她

呢呢低语，情意缠绵，继而想入非非，难以把握自己。

临分别之际，田小姐偷偷地塞给他一张小纸条。

人们常说，事物变化有个过程。万厂长的变化是没有过程的。过去，他每天进棉纺厂，就像接通了电源的马达，紧张地忙个不停。自从与田小姐有了一面之缘，他心魔作祟，不能自持。稍有空闲，脑海里便不由自主地回味起田小姐那妩媚的风情和韵味。不时掏出那张小纸条把玩，几次想照上面的号码打电话。

别说，还真有缘。万厂长的电话没有打出去，田小姐的电话直接打到了他的厂长办公室。在电话里她嗲声嗲气地说：“你好狠的心哟！等了你好几天，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人家想死你啦！”缠绵的软语比咒语还灵，万厂长的魂一下子被她勾走了。他欣然应命，答应今晚在雅园大酒楼与她秘密会面。

他那里知道，腐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。酒、色、财、气，样样可以拉人下水。他拒绝受贿，筑起了坚硬的长城。另一方面却不设防，被人轻易地攻破城池。他这一去，果然出了问题。他们俩先是甜甜蜜蜜地在包厢里吃了晚餐。尔后，进入田小姐早已订好的八楼房间上床。刚刚进入高潮，房门被踢开了。两名警察闯了进来，还有一名手持照相机的摄影师，抢拍了万厂长和田小姐的裸体镜头。

万厂长嫖娼，被开除了党籍，撤销了厂长职务，仅仅保留工作籍，调回纺织局当办事员。他连前带后，在棉纺厂没干一年。田小姐倒安然无恙，没过几天，又出现在雅园大酒楼。她不是帮谁陪客。而是王得山摆酒宴酬谢她，并且请叶行长、杨科长作陪。他感谢田小姐，轻飘飘地摆平了万厂长。

第三任厂长上班工作的时间则更短。92年春节刚过，章厂长走马上任。他真是短命鬼。当了四五个月的厂长，犯了神经病，成天胡说八道，傻笑傻笑。尤其每逢15号、30号这两天，他口里总是唠叨：“怎么得了？怎么得了！”原来，15号是发工资的日子，30号是缴纳各种费用的日子，作为厂长，拿不出钱来兑现，急得他加重了病情。现在，他还躺在医院里，别指望他能继续当厂长了。

棉纺厂已经二个多月没有厂长了。市委指定副厂长王得山临时负责，毕竟三军没主帅，加上生产开开停停，销售断断续续，连工资都开不出来。闹得厂里人心惶惶。企业险象环生。工厂在危急之中的气氛笼罩着棉纺厂。

究竟谁来当厂长呢，至今是个谜？棉纺厂这只沉船能否划出水，同样是个谜？

要说有资格当厂长的，棉纺厂主管经营的副厂长付文清，应该是个合适的

人选。他年纪接近 30 岁，在副厂长的位置上干了五年了。而且，按现在的要求，他有文凭，是学经济管理的本科毕业生。论人的长相，一个字，帅！一米七五的个头，略带几分斯文的学者风度，架着一付金丝眼镜，算得上是一表人材。反正，如果他当上厂长，走出去绝不会丢棉纺厂的人！

今天早上，他提前来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收拾好办公室后，坐下来看报表。越看他心里越难受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丢下报表，他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。

本来，付文清想当厂长的欲望不是太强烈。他认为自己年纪还轻，经验不够，还需要历练一下。尽管厂长的位置空缺，他的心态一直是平静的。可是，他的这种平静心态，被他手下的销售科长肖杨给彻底搅乱了。

昨天晚上，他从外面出差刚回单身宿舍。接近七点正，他打开电视，正准备收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。咚，咚，咚！响起了敲门声。看新闻的时候，他最烦有人来打搅。事情往往就是这样，你越不希望来它偏偏来了。

付文清很不愿意地打开门，满脸酒气的肖杨站在门口。

肖杨年纪比他还要青，是他手下最得力的科长。两人的个人感情也不错，像亲密无间的兄弟。他当然不能拒绝他。

“肖杨，你烦不烦，刚打开电视你就敲门！”付文清调侃他说。

肖杨没理会付文清的数落，他直接闯进屋里，拿起遥控器，叭地一声，把电视给关了。转过身对他说：“这里有一份材料，你先看看！”

他接过材料，心里还在嘀咕：什么材料，非要这时候看。他顺势坐下来，翻开了材料，一排粗壮的黑体字闪入他的眼看中。《关于推荐付文清同志担任棉纺厂厂长的意见书》，事关自己，他的心里一紧，急切地向下看。下面的文字不必说了，像广告词一样华美，着实把他包装了一番，连付文清自己也看得脸红起来。

最后的三页纸是签名，林林总总大约有 600 多人。摆在首位的是厂里的专职党委副书记范水生，其次是工会主席金银霞，再后面是一些科室人员的签名。他仔细地审视了签名，他觉得有些应该签名的相反没有签，有些不该签的怎么签了呢？不过，这么多干部职工签名，他的心灵感受到强烈的震撼。他思索了一下说：“肖杨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总得要征求我的意见再行动吧？”

“哎呀，我的副厂长，你出差半个月，厂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！那来得及征求你的意见呢！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呀！”

“什么变化”付文清追问。

“情况是这样的。市委最近免除了章厂长的职务。消息传到厂里，几派势

力各显神通，加剧了厂长位置的争夺战。王得山那派的人，成天在市委市政府活动，非把厂长拿到手不可。刚好你出差不在家里。所以，由范收记、金主席做主，走群众路线，采用集体签名的办法，推荐你当厂长。这个材料复印了很多，送到了市委、市政府、市人大、市政协各位领导的手上。还有组织部、经委、纺织局的领导，也都送了材料。这一份是给你存底的。”肖杨趁着酒兴，一口气把话说完。

“铃、铃、铃……”一阵清亮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付文清的沉思。原来是范书记来的电话，约他今天晚上去他家里，商量怎么样进一步活动，把厂长争取到手的事。

争夺厂长宝座的斗争，在这幢办公大楼楼里的另一个办公室，也同时进行着。

王得山是厂里的元老派，当副厂长有年头了，一直主管财经战线。他已经忍耐了几届，没有出头争夺厂长。这次，由于有原来的老厂长、现在的李市长承诺，他是志在必得。近几天，他听说范书记、金主席那一派抬出付文清来与他抗衡。采取集体签名，群众推荐的办法，很有力度，在厂里形成很高呼声，因此，大清早，他就把他手下的基建科长罗五洲，召进自己的办公室里进行商议。

王得山看了看坐在对面的罗五洲说：“我昨晚得到准确消息，市委常委准备马上开会，专题研究棉纺厂的厂长人选。现在，其他几个小派都无所谓，唯有付文清这小子的来势很猛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啦！你说说，该怎么办？”

罗五洲是他所网罗的帮派中的智多星，脑子里点子特多。显而易见，他思想上早有准备，回答道：“这几天，我也在静观其变，风声似乎是有些对我们不利。我想，要想硬摘这颗桃子，还得另辟蹊径，来点绝活。”

“什么绝活呢？”王得山瞪着眼睛追问。

“这个绝活叫做‘后发而先至’！”

“具体怎么行动？”

“所谓无毒不丈夫，办事就要绝。我有个想法，不知您是否同意？”

“什么时候了，还说客气话！”王得山急于想听他的高见，一个劲地催他快说。

罗五洲觉得自己的点子还没有提出来，他已如此重视，颇有几分得意，几分卖弄地说：“付文清当前不是风头正猛吗！我们向他发射一颗‘重磅’炸弹”，把他的风头压下去。这颗“炸弹”如何制造成呢？我想，立即起草一份检举信，给他列个十大罪状。并且，这个材料要广泛地散发，还要确保送到有关领导手里。

要让每个常委看到这个检举信之后，心惊肉跳，不敢投他的信任票！”

“好哇！真是好点子！”王得山的眼睛里现出贼亮贼亮的光芒，一扫刚才的烦躁情绪。他想了想，觉得有个问题不好办，忙说道：“就是这十大罪状到那儿去找呢？”

“在这儿找呀！”罗五洲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他估计他还没有彻底明白他的意图，又补充说：“这个检举信不是靠它去把付文清打下来，其作用只是阻击他一下，让常委们在研究他的问题时犯难！等到问题澄清了，早已时过境迁，我们的目的就实现了！您说，对吗？”

“好主意！好办法！好，就照你说的去办！刻不容缓，马上动手！”王得山高兴地说。

2

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在棉纺厂拉开了！

围绕着谁当厂长这个目标所进行的战争，只是国有企业各种战争的冰山一角，即使是这次战争，也是上一个回合的继续。诸如此类的战争，永远不会停息。内耗，严重的内耗，永无休止的内耗，像孽生在国有企业机体上的癌细胞一样，侵蚀和摧毁它的勃勃生机。

厂长的魅力实在太大了。无论什么人，傻瓜也好，文盲也好，神经病也好，只要你能拿到一纸厂长的公布令，就是这个企业当之无愧的法人代表。本人可以分文没有，在企业中的股份完全为零，就凭这一纸命令，他便成为了统帅企业人、财、物的独裁者，企业的规模有多大，他的权力有多大。他可以根据个人的偏好，把权力用到极点。然而，他的责任呢？很难说清楚。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基本上都是党员，是无产阶级，靠个人明码实价的收入那能赔得起企业亏损这个大黑洞。实际上，是政府把大批大批的国有资产，交给大批大批的、根本无法负责的人去市场上冒险！

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：一个厂长要搞好一个工厂是难上加难。要搞垮一个工厂则是太简单了！这也是国有企业中的一个黑洞！

既然付文清已经被人绑上了争夺厂长的战车，他也身不由己了。范书记、金主席这二位德高望重的元老派人物极力保荐他当厂长，600多人集体签名上书支持他当厂长，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油然而生。他出差回来三天，连他的女朋友即厂办主任张丽芳也只打了个招呼，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厂长争夺战争之

中。

下午二点,付文清在办公室里和肖杨两人商量今后的销售管理措施。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,他顺手接听,是纺织局周副局长打来的,通知他马上到局里去,领导有事找他谈话。

从付文清接听电话的那个时刻起,肖杨就注意到他面部表情的变化。付文清很亢奋。当问清内容后,肖杨高兴得叫了起来,连声喊道:“好事情!好事情!肯定是厂长有谱了,事先找你个别谈话!”肖杨愈说愈兴奋,似乎厂长真的到手了。“副厂长!你姓付,又是副厂长。数学规律是负负(付付)得正,该当厂长了,快去吧,我们等你回来喝喜酒!”

付文清认为肖杨的分析有道理。周副局长是主管政工的副局长,亲自拿电话机,说领导找自己谈话。在厂长就要浮出水面之际,不说谈厂长的事,起码是与此有关吧!

付文清记住范书记的话,最近做事不要太张扬。他没有要厂里的小车,步行出棉纺厂后,打的直奔纺织局。

怀着颤突突直跳的心,付文清三步并做二步,一口气跑上了五楼。他边跑边想:假如真有那么回事,我要借今天的机会,向领导提出解决棉花、贷款的问题……

当他正想得入神时,周副局长、纪委书记两人在楼梯平台上截住了他。将他引进了纪委办公室。

付文清根本没看清是什么办公室,坐下之后,还在顺着自己的思路在想问题。稍稍坐定后,他发现有些不对劲,怎么没见到他心中想象的领导呢?

周副局长朝纪委书记呶呶嘴,示意可以谈话了。顿时,付文清心里一沉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纪委书记运用娴熟的官腔开口讲话。“付文清同志:最近,我们局收到了一封检举信。同时,市委的所有领导和市纪委、市检察院,也分别收到内容相同的检举信。有人检举你有十大问题,问题的性质十分严重,引起了市委所有领导的震惊。市委有关领导对你很关心,李市长亲自给局里打来电话,询问你的情况,反复强调,你目前是个焦点人物,棉纺厂有几百人集体签名推荐你当厂长,他也认为你是年青有为的理想接班人,为什么会关键时刻出问题呢?要求局里把情况搞清楚。李市长还特别叮咛:你如果有什么问题,首先在小范围风讲清楚,假如属于踩线的问题,对你这样的年青干部,不能一棍子打死,要采取保护措施……”

什么贪污、受贿、赌博、嫖娼、吃回扣、倒卖棉纱……，淋淋总总列了十大罪状。说得有眉有眼，活灵活现。

纪委书记的职业习惯是改不了的，决不轻易放过一个疑点。他一条条地问，一桩桩地扣，反复要付文清讲清楚。他的态度严肃认真，语言辛辣犀利，大有非挖出付文清这个腐败份子不可的势头。

对一些子虚乌有的空穴来风，付文清怒火攻心，血脉喷张，再加上纪委书记那怀疑一切的态度，着实令他难堪难受。他几次想拍案而起，夺过纪委书记手里的检举信，撕个粉碎，心以泄心头怒火，但又想起范书记、金主席的叮嘱，他咬紧牙关，理智地控制住情绪冲动。他几次打断纪委书记的话，为自己辩护。相反，纪委书记认为他太嚣张，甚至说他的态度不好，是不是发虚火。

周副局长也在旁随声附和，数落付文清，不阴不阳的一些怪话，着实叫他难以下咽。

人到矮檐下，谁敢不低头。后来，付文清干脆不吱声，保持沉默，让他们两人唱二人转，足足把他审问了二个小时。

也不怪纪委书记、周局长罗里罗嗦，也许是气急攻心，也许是思想准备不足，付文清对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，一时还真不知从何分辨起。他认为沉默是金。他们则认为他在思想上进行激烈的斗争，考虑交不交待问题，他们便越发相信检举信的真实性了。

谈话进行到最后，几乎形成了僵局。付文清在检举材料上写下书面保证。“十大罪状，纯属诬蔑。如若查实，加倍惩罚。”

怀疑归怀疑，没有拿到什么真凭实据，两位局领导把他没治。

临走时，付文清问道：“我回去是停职反省，还是继续上班。请两位领导明示？”

纪委书记答复他：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，暂时照常工作。

付文清负气地走出纺织局。看看手表，已经四点多钟了。他决定还是回厂。他招来的士，一溜烟似地向厂里奔去。一会儿，便把他送到了棉纺厂的办公大楼台阶前。

付文清躬身下车，刚直起腰来，看见王得山手捧茶杯，笑嘻嘻地望着他。

“副厂长，从那里来呀？怎么不要厂里的小车去办事？”王得山显得关切地问他。

“啊，啊？”付文清一向看不惯他，这时候更没有意思和他讲话。不过，他现在是在厂里的临时负责人，照规矩，出门办事要跟他打招呼。他肯定不愿低架子，

便吱唔地搪塞他。“我去局里办点事,没用厂里的车。”说完,笔直上楼去了。

“嘿,嘿,嘿……”望着付文清的背影,王得山心里冷冷地暗笑。眼睛里透露出狠毒的目光,你想跟我斗,抢厂长的位置,还嫩了点,让你去难受吧!

付文清今天下午去纺织局谈话,王得山一清二楚,或者说一切都是他导演的。包括他刚才站在台阶上等他回来,也是局里有人给他通过电话,他才把握时间相当准。他故意问他,其目的也是想让他尴尬,知难而退,他根本没有指望谈话会有什么结果,或者说,谈话本身就是结果。

一直在办公室里等着喝喜酒的肖杨,见付文清怒气冲冲地闯进来,他也毫无反应,照样问他关心的事:“回来啦!厂长到手没有?我们一帮兄弟全在销售科,等着喝喜酒呢!”

“屁!”付文清愤怒地甩出一句脏话。

情绪热烈的肖杨这才注意到情况不对。再仔细瞧瞧付文清的脸色,他倒抽了一口冷气,比死了爹妈的还难看。他小心地问道:“副厂长,你不要吓我?什么事,这么严重?”

付文清拿起桌上的一杯冷开水,一口气喝了下去。然后掩上门,坐下来,把刚才去纺织局的谈话情况,向肖杨作了详细介绍。

介绍完情况,付文清提出一个疑点,让肖杨帮助参谋参谋。

付文清在检举材料上签字时,发现检举材料是一份复印件,文字是用电脑打印的。落款的时间是前三天,也就是他从外面出差回来的第二天。要是能够打探得出检举信的情况,再进一步顺藤摸瓜,弄清告黑状的是谁,事情就好办了。

热情迅速骤降,脑筋急度转弯的肖杨,觉得他的想法很好。他认真地考虑了片刻,说:“这样吧,我去安排一下。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查个水落石出!”

他们两人商量了具体的细节,约定了联系的方法。

晚上十二点,付文清还在范书记的家里,等候肖杨他们的消息。忽然,手机响了。他看看来电显示号码,迅速按下通话键,问道:“肖杨吗!查到没有?”

“查到了!”电话里传来肖激动的声音,“是在市中心的芳芳打字行查到的。”

付文清松了一口气,仔细听取肖杨介绍查找的经过。

说起来真是: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然不费功!今天晚上,肖杨把销售科的16个称作人精的销售员,编成8个小组,按照市区街道划分责任包干区域,调查所有的打字行,三天之内的打印材料。

这些业务员都是棉纺厂的业务尖子,能说会道,素质较高。他们使出浑身

解数,从下午六点开始,进行了拉网式的调查,直到晚上十一点多,还是没有线索。肖杨累得连摩托车的把手都快抓不住了。他带着业务员小周,来到他表哥开的一家名为芳芳的打字行,他想借地方休息一下,顺利要表哥帮他出出主意。因为表哥这里是闹市中心,告黑状的人不可能来这里打印复印材料。

准备关门休息的表哥,见他一付疲于奔命的样子,主动问他有什么急事。肖杨坦然相告。表哥说:你来得正好,有个情况正要跟你说呢!

原来,三在前,打字行来了个40多岁的成年人。让打字行帮他打印一份检举信。他反复说明,价格可以优惠,情况要严格保密。要是他不这样强调,他随便安排个小姐去打电脑,然后再印出来,就完事了。偏偏是他的拘谨态度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好奇心,使他想知道他究竟告的那号人物。表哥瞟眼看了几次,状告江洪棉纺厂的副厂长。其中,有几处点了肖杨的名,肖杨是他的老表,他怎么能不关心呢!

事毕,来人将打印复印的材料全部提走,原稿和印坏了的材料又亲自用碎纸机销毁。

待他走后,细心的表哥趁下班店里无人之际,从废纸篓里把碎片全部倒了出来,用塑料袋装好。电脑里储存的材料全文,他又用一支软盘拷了出来。这时候,他把这两样东西都交给肖杨。表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:要是上面的情况是真的,他劝肖杨主动去检察院坦白。

肖杨很感谢表哥的关心,他一时三刻把问题难也解释不清楚,他索性没解释,和小周两人集中精力研究究竟是什么人的恶作剧。

软盘插进去,取出了一份完整的检举信。虽然是单告付文清,但有不少地方,也点了肖杨的名。满纸的胡说八道,气得肖杨也哇哇直叫。

随后,他从碎纸片中,拼出了几大块原稿的文字。不但肖杨认识原稿上的字迹,连小周刚一落眼,便说是基建科罗五洲的字。罗五洲在棉纺厂还是小有名气有笔杆子。文章一般化,字写得很漂亮,厂里的很多大字,都是罗五洲书写的。

付文清听完肖杨介绍的情况,心里也透亮了。

由于电话的声音很大,范书记对整个情况也知道了。他见付文清情绪激动,仿佛马上去找罗五洲拼命似的。他及时地问他:“情况落实了,你准备怎么办呢?”

“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!”付文清双眉上扬,怒发冲冠地说。“明天上班,就去找罗五洲论理,问他为什么要诬陷我?”

“处理问题不能情绪化,简单化!”范书记连连摇头,“假如我是罗五洲,我可以用二个办法来应付你的问罪:一是死不认账,二是他有权力向政府反映情况!”

“那,那,”付文清很有把握地说,“我把人证物证摆在他的面前,看他有多利害!”

“文清,你想过没有,罗五洲与你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,他为什么要告你的黑状呢?他只是枪手,肯定背后有人指使!你这样一闹,岂不是打草惊蛇!”

“估计是谁的指使呢?”

“那还用得着想吗?”范书记淡淡一笑,留有余地,让他去想。

“啊!我知道了,是王得山。”

“对!绝对是他在背后指挥,目的无非是为了厂长这个位置!”范书记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他们这样作的意图。

“您的分析有道理,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?”

“依我之见,以静制动,静观其变!”范书记像家长谈心地说,“我看你还是把精力放在销售上,工人都两个月没发工资,眼看暑假就要结束,孩子们也要钱上学报名,想办法收点货款回来,给工人们解决一点实际问题,这才是当务之急,至于当厂长的事,交给我们好了。我准备组织几个有声望的老干部,拼老面子,去找市里的领导同志,力荐你当厂长!”

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,付文清反而对厂长位置丧失了热情。他说道:“当不当厂长无所谓!”

“不!”范书记很坚决地说。“事情不能这么说,该争的我们还是要争!文清,人生有两件事要把握好,就是做人与做事,都要无愧于心。你要好好把握!”

“谢谢您的忠告!”付文清点点头,回答范书记。

3

棉纺厂今年的秋天,是个多事之秋!上任不到半年的章厂长,成了神经病。撂下棉纺厂沉重的担子,躺在医院里至今还没出来。群龙无首,引起诸侯纷争,各派势力盯着厂长宝座,展开了明争暗斗。

势力强大的元老派人物自然非王得山莫属,他的基本队伍,全是像罗五洲这样40岁左右的中层干部,另外,他还走了上层路线,死死地旁着李市长,当厂长的呼声渐渐升高。少壮派的领军人物付文清,出师不利,遭遇到黑枪闷棍袭